

红河上游傣雅语

邢公畹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红河上游傣雅语

邢公畹 著

语 文 出 版 社

HONGHE SHANGYOU DAI YAYU

红 河 上 游 傣 雅 语

邢公皖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南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26.5印张 636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2.00元

ISBN7-80006-175-2/H·50

前 言

红河上游、哀牢山下的傣雅族保存了传统的巫教，不信佛教，说明他们不但不是从国外迁来的，而且跟外地的交往也很少；自古居住于哀牢山下，此地汉代属益州郡。《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下云：“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这是指盈江附近的古“哀牢”，哀牢山远在它的东面。“哀牢夷”当以居住哀牢山区得名，故傣雅的先人似乎在永平二年后，仍然居住在益州郡西部。《后汉书·西南夷传》云：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jit，可以跟后面提到的伊尹比较），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按《华阳国志》作“陪龙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华阳国志》作“以龙与陪坐”），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这个神话据说在古乌蛮族和今天的白族以及国外暹罗人中也流传着；傣雅族也有龙与人结婚的故事（参看3.3.53）。至于刻身象龙文之俗，从前在台族中是较普遍的（傣雅语称“文身”为sak⁷ mo²）。在汉族古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已经跟别的神话掺合。《楚辞·天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逸注：“小子谓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梦神女告之曰：‘臼灶生蛙，亟去无咎’。居无几何，臼灶中生蛙。母去东走，顾视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木。水干之后，有小儿啼水涯，人取养之。既长大，有殊才，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因以送女也。”上古商代人信巫好鬼，此处所说的商初大臣伊（*?jid，升为官名）的神话类似九隆，反映了古商人与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渊源。

古哀牢夷的语言，在《后汉书·西南夷传》里留下了两条不很可靠的记录。

	西双版纳	德宏	傣雅	泰语
“坐”	naŋ ⁶	laŋ ⁶	naŋ ⁶	*naŋ ⁶ < *rɪ/r-
“俱”	kɔ ⁴	—	kwo ⁴	kɔ ⁴ < *k-

李方桂先生说：台语北部方言“坐”字有作r-类声母者，故声母可以拟为*rɪ/r-；“隆”为冬部字，上古音可能为*gljɔŋw，故与台语“坐”音近。《华阳国志》作“陪龙坐”，“陪”义近“俱”；汉语“九”字上古音可能为*Kwjoŋw，故与台语“俱”字音近。只凭这两个字也不足以推想古哀牢夷的语言，如果当时有较详的语言记录该有多好！“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所以我把哀牢山下这个古老民族的语言较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且打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

这部书的词汇卡片，故事、传说等的记音初稿虽然多少年前就已经有了，但是整理校改、分析编纂、写成定稿的工作，如果没有国家教委的支持和资助，是不能完成的。

这部书的专业性很强，一般出版机构是不愿意接受出版的，而语文出版社慨然接受，作者非常感激。这里要特别感谢吕叔湘先生和李行健先生的大力赞助。语文出版社的朱晓农同志承担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季凤珊、邢凯、崔建新三同志参加了繁重的校对工作；南开大学印刷厂的李忠谟同志和马凤生同志承担了繁重的印刷工作，一并在这里道谢。

1988年11月23日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目 录

1、 绪论

1.1 语言系属	(1)
1.2 漠沙地区	(1)
1.3 都德的记载	(1)
1.4 傣雅的宗教信仰	(3)
1.5 本书的两个研究目的	(3)
1.6 傣雅语四十年中的变化	(5)
1.7 结语	(8)

2、 傣雅语语音系统

2.1 “字”	(9)
2.2 字调	(9)
2.3 声母	(10)
2.4 韵母	(12)
2.5 声母和韵母的关系	(12)
2.6 声韵调配合全表	(13)

3、 语言记录

3.1 解放前漠沙坝风土杂谈	(67)
3.1.1 我们的坝子	(67)
3.1.2 本家和亲戚 (亲属称谓)	(69)
3.1.3 导水	(71)
3.1.4 种棉	(71)
3.1.5 种蔗和制糖	(72)
3.1.6 酿酒	(73)
3.1.7 祭龙	(73)
3.1.8 一年的节日	(74)
3.1.9 捕鱼的方法和禁忌	(75)
3.1.10 婚俗	(78)
3.1.11 丧俗	(97)
3.2 “风土杂谈”汉语直译	(81)
3.3 傣雅民间故事、传说与歌谣	(87)
3.3.1 罗三和娥娘的故事	(87)
3.3.2 罗三故事汉语直译	(103)
3.3.3 罗三故事补注	(112)
3.3.4 阿叶哈毫姑娘	(113)

3.3.5 阿叶故事汉语直译·····	(116)
3.3.6 阿叶故事补注·····	(117)
3.3.7 鹭鹭·····	(119)
3.3.8 鹭鹭故事汉语直译·····	(124)
3.3.9 借银葬父故事·····	(126)
3.3.10 借银葬父故事汉语直译·····	(128)
3.3.11 借银葬父故事补注·····	(129)
3.3.12 驸马·····	(130)
3.3.13 驸马故事汉语直译·····	(135)
3.3.14 帽头牛·····	(138)
3.3.15 帽头牛故事汉语直译·····	(140)
3.3.16 地理·····	(140)
3.3.17 地理故事汉语直译·····	(147)
3.3.18 姑爷·····	(149)
3.3.19 姑爷故事汉语直译·····	(150)
3.3.20 蛤蟆·····	(151)
3.3.21 蛤蟆故事汉语直译·····	(152)
3.3.22 管半天·····	(152)
3.3.23 管半天故事汉语直译·····	(153)
3.3.24 露水地·····	(154)
3.3.25 露水地故事汉语直译·····	(156)
3.3.26 水獭·····	(157)
3.3.27 水獭故事汉语直译·····	(161)
3.3.28 疯妖神·····	(163)
3.3.29 疯妖神故事汉语直译·····	(166)
3.3.30 张春元和张春芳·····	(167)
3.3.31 张春元故事汉语直译·····	(171)
3.3.32 懒阿大·····	(172)
3.3.33 懒阿大故事汉语直译·····	(180)
3.3.34 蛤蟆儿子·····	(183)
3.3.35 蛤蟆儿子故事汉语直译·····	(186)
3.3.36 王玉莲·····	(187)
3.3.37 王玉莲故事汉语直译·····	(191)
3.3.38 年猪·····	(193)
3.3.39 年猪故事汉语直译·····	(196)
3.3.40 憨大·····	(197)
3.3.41 憨大故事汉语直译·····	(205)
3.3.42 憨大故事补注·····	(208)
3.3.43 挑柴·····	(208)

3.3.44 挑柴故事汉语直译·····	(210)
3.3.45 歌谣·····	(210)
3.3.46 歌谣汉语直译·····	(212)
3.3.47 洪水·····	(213)
3.3.48 洪水传说汉语直译·····	(213)
3.3.49 洪水传说补注·····	(214)
3.3.50 榕树·····	(216)
3.3.51 榕树传说汉语直译·····	(216)
3.3.52 榕树传说补注·····	(216)
3.3.53 龙的传说·····	(217)
3.3.54 龙的传说汉语直译·····	(218)
3.3.55 叶卡娇和玉娘·····	(219)
3.3.56 叶卡娇故事汉语直译·····	(231)
3.4 古代故事傣雅语译·····	(236)
3.4.1 颜叔子·····	(236)
3.4.2 上文汉语直译·····	(237)
3.4.3 汉语原文·····	(237)
3.4.4 栎树·····	(237)
3.4.5 上文汉语直译·····	(238)
3.4.6 汉语原文·····	(238)

4、傣雅汉语例解词典

1. 绪 论

1.1 语 言 系 属

傣雅 (tai² ja⁵) 语是一种傣语方言, 它不同于西双版纳傣语, 也不同于德宏以及其他地区的傣语。傣语属于汉藏语系侗泰语族壮傣语支 (或者说台语支) 的西南语群。

1.2 漠 沙 地 区

傣雅人聚居于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漠沙地区 (məŋ² ja⁵)。由于地名为“雅”, 所以居民就自称为“傣雅”。新平县的西部是海拔 3,300 米的著名的哀牢山, 红河从新平县的西北流向东南。新平县的傣族集中居住在哀牢山下、红河两岸的低谷地区, 海拔约 600 米。当地气温最高可达 42℃, 最低为 15℃, 全年无霜冻, 常有骤雨, 所以种植稻米一年可以收获两次, 跟西江流域相同。据 1982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口普查, 新平全县有傣族 34,141 人, 占全县总人口约 15.4%。新平傣族主要分布在漠沙, 约 21,618 人; 嘎赛 (ka:tʰ sai²), 约 7,885 人; 水塘 (ka:tʰ hoʰ nwoŋ¹), 约 3,813 人。新平傣族分为傣雅, 傣卡 (tai² k'a³), 傣赛 (tai² sai²) 三支。傣雅又称“花腰傣”; 傣卡又称“汉傣”, 在水塘; 傣赛又称“沙傣”, 在嘎赛。三支傣语方言差别不大, 可以自由通话。逛街的时候, 傣雅语是“族际语”。实际上按照元江水傣人的分法, 红河上游傣族只有水傣 (Tai la) 和花腰傣 (Tai kau) 两种 (下文所引都德的说法即据此), 花腰傣又分黑花腰, 甘庄花腰, 元江花腰, 漠沙花腰等, 傣卡、傣赛都被归入漠沙花腰。

1.3 都 德 的 记 载

语言学界最早提到傣雅语的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威廉·克里夫顿·都德 (William Clifton Dodd, D.D.)。他在泰国、缅甸和中国的台族中做了三十三年的传教士, 著有《台族——汉族的长兄》(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一书, 共 353 面, 1923 年出版于 Cedar Rapids Iowa。他曾于 1913 年开始作一次长达 2000 英里的旅行, 其间大半是步行, 从泰国北部的清莱开始, 经云南、广西等省, 达广东, 下西江而到海边, 所以他称他的书是经验的、探险的、研究的结果。现在我把这部书的第六篇第六章《云南无文字的台族》中的几个小段 (pp.86-88) 抄译于下, 籍以了解 1913 年前后红河上游台族情况。

红河峡谷 (The Red River valley) 住满了台族人。峡谷上有驿路穿过, 但离谷很远。我是四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进谷抵元江州的。这座城台语称为 mong chūng。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适意的绿色峡谷。循谷可走两天。泰国和缅甸这时还没开

始耕地，但是这个谷地的农田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播种，现在已经是满目青青了。我们在郁闷的山中旅行许多天，一看到这翠绿的风光觉得是一片奇景，就好像重新回到台语地区的旧居停处。……我们曾经穿过一个非常大的槟榔棕榈林，还看到很多的棉树遍生各处。谷中整天闷热，这对我们是已经习惯了的。老友蚊虫整夜在蚊帐外头吟其老调。这里举凡风湿病、蚊子、瘴气、土耳其浴室气压都具备，不过不很利害就是了。只有少数汉族人住在峡谷里，居民多是台族人，有人告诉我共四十六寨（^① 晚按，1943年仅漠沙一个地区就已经四十多寨了）。

峡谷里的台族共有两种，汉族人称为水傣和花腰傣（*k'aw*）。其所以称为“花腰傣”显然是由于这族妇女的裙子缀着花边，花纹作水平形，跟较远的南方夷族妇女所穿的相同，只是红河流域的比較短。至于“水傣”的称呼，我还不知道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两族都从远于亚伯拉罕（^② 晚按：《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时代的古台族演化而来则很显然。其所以成为两族，大概代表着相距较远的两个时期的迁徙。

两族不仅名称与妇女服式不同，所说的话也完全不同。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跟翻译人员到一个水傣村落里去。谈话中虽然有很多名词、动词跟我们所说的相同^③，但他们自己交谈时我们就听不懂了，特别是分词（*participles*）、连词、助动词更感麻烦。但就名动诸词而言，其语其人显然都属台族，不过短期中难望自由谈话。他们说，坝子里完全没有佛寺。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早晨我跟翻译人员和向导到一个花腰傣的村子里去，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谈话，不过要费点力。这里不仅所用的名词相同，全部动词和大部分惯用语也都相同。村里有个人说：假如他伴随我们一两个月，他就能精通我们所说的语言。今天原始台语虽然不复存在，但我确信是有过原始台语的。水傣好像没有宗教和宗教上的名词，没有所谓信仰；他们的同胞——信佛的台族从巴利语和梵语中获得的宗教名词，他们也是没有的。

花腰傣村子里没有人认得汉字或者他种语言的文字。但是他们禀性聪慧，谈吐也很明快，幸福的空气洋溢村中。他们的词汇很接近女牙台（*Tai Nüa*）——即萨尔温江东面所有的有文字的台族，虽然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但声腔都和傣仂（*lū*）语相同。元江城里水傣比花腰傣多。有人告诉我，溯红河而上，大约一天的路，有个地方叫漠沙（*mosha*），那里住的全都是花腰傣，不过语言略有不同。

信佛教的台族人称这些无文字的台族人叫“傣雅”（*Tai ya*），有的人说：从前佛给他们说法，因为他们很不聪慧，佛就说“*ya kou to*”，义即离弃他们（^④ 晚按：*ja* 有“别，莫，勿”等义，但都德所引的说法是一种传说）。

他所说的是七十多年前元江州的民族语言情况。书的序文后列有台语罗马字比较词汇，收泰、掸、黑傣、土等语共十三种（没有花腰傣和水傣），列有一百五十九个词项。所记长短音而不及声调，音韵细微处（如喉塞音）也没有转记。他说这里的傣族不信佛教，峡谷中也没有佛寺，这是确实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他说水傣（大概也包括花腰傣）“好

① 都德所说大致为泰国北部的傣仂话。

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是不对的。

1.4 傣雅的宗教信仰

这里的傣族,特别是傣雅族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跟苗族、彝族相同。傣雅族一直流传到现代的《叶卡娇》神话故事(见3.3.55)中所说的人、牛、竹子、鱼、鸟、松树、织布机、火炭、小姑娘之间的互相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傣雅称“鬼”为 $p\dot{i}r^1$,没有“仙”、“佛”的说法。山、水、雷电、疾病等等都有鬼,能作祟。殷商即重祭鬼,“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九歌》王逸《注》),大概是极其古老的一种巫教。“好祠”的“祠”、就是“祭祀”的意思。在漠沙,巫教的祭祀主要就是“祭龙”(见3.1.7)。漠沙每村都有一丛“龙”树。树无定类,凡生长于自古相沿的龙树地的都是“龙树”。每年春节后,阖村杀鸡宰猪,择一夜请女巫来作法,念咒念到天亮。次日就去祭祀龙树。我曾请发音人刀丕训引我去看丙冒寨的龙树,这是一棵酸角树,不很大,斜立溪畔。刀君告诉我,如果被山鬼、水鬼等所祟,就到龙树地来乞其一枝,挂在屋里,可以祛邪,平日不敢毁损它的枝叶。云南红河地区的屏边苗族,每年二月也有“祭龙”活动,杀猪宰鸡,祭祀“龙树”^①。贵州毕节三官寨彝族献山神是大祭祀,有共祭的山神和各家的山神。后者由各家选住宅附近的一棵茂盛的大树为代表,不准砍伐^②。在漠沙,“祭龙”说作 $hit^7 s\ddot{o}^3$,就是“做社”,“龙树”说作 $t\ddot{o}n^3 s\ddot{o}^3$,就是“社树”,“火头”说作 $pu^5 ho^1 s\ddot{o}^3$,就是“社长”。《汉书·郊祀志》:“及高祖铸丰、枌榆社”,晋灼曰:“枌,白榆也。社在丰东北十五里。”师古曰:“以此树为社神,因立名也”^③。《庄子·人间世》也说:“匠石之齐,至手曲辕,见栎社树。”(见3.4.6)“栎社树”就是以此栎为神,所以下文又有:“匠石归,栎社见梦”,“趣取无用,则为社何耶?”等说法。

从许多古老的风俗遗存看,汉族和侗泰语各族,乃至苗瑶语、藏缅语各族的关系非常密切,远古居处区域也相邻。大抵毗邻各族,上世多有同出一源的,年远代湮,离居迁徙,因而语言风习,虽然本是相同的,也逐渐变异,但后代又有以相邻而相婚嫁者,所以人种中没有纯人种,语言中也没有纯语种。侗泰语中的近代汉语借词易于识别,稍古的就不易辨析是汉语借词还是本族语词,就是这个缘故。但是这个复杂问题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1.5 本书的两个研究目的

1943年,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派我到云南新平元江两地调查语言,重点是漠沙傣雅语。我于1943年2月16日从昆明动身,7月9日返,历时五个月。大部分时间用在记

① 宋兆麟《雷山苗族的招龙仪式》,见《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三期。

② 于锦绣《彝族的近祖崇拜》,见《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二期。

③ 班固《汉书·郊祀志》第五上,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210页。《说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从示、土、木。金文写法与《说文》所引古文相同。泰国人在信仰佛教之前,大约也信仰一种巫教,所以有 $s\ddot{u}a^3 m\ddot{u}a\eta^1$ (护城神)的说法。 $s\ddot{u}a^3$ 就是“社”, $m\ddot{u}a\eta^1$ 为“城邑,国土”。漠沙 $hit^7 s\ddot{o}^3$ 的 $s\ddot{o}^3$ 与作“衣”讲的 $s\ddot{o}^3$ 同音,泰语的 $s\ddot{u}a^3$ 也与作“衣”讲的 $s\ddot{u}a^3$ 同音。

录和分析傣雅语上。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个方言点的词汇和表现在谈话、传说、故事、神话和歌谣里的语言结构模式详细地记录下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观察一个语言社会（严格说，是一个语言社会里的一个单位）的传输信息的工具的全部面貌。那时候的漠沙地区跟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区一样，是文化落后的地区；村里只有一个基督教教会办的四年制小学；居民全都是农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生活非常痛苦；整个社会生活仍然是几百年前的老样子；所以要搜集这个语言地区的全部的或近乎全部的词汇和尽可能多的传说、故事、神话和歌谣，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知道，语言是人民知识的百科全书，它反映了人民对周围世界了解的程度，传达了人类经验的细致阴影；分析某种语言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一语言的特性。

由于我想如实地把这个语言面貌刻画下来，所以在记录上和音位整理上就有了一些特点。比如说：

tɕ- tɕ'- ɕ-
ts- ts'-

这五个声母本可以只算在汉语借词里，而且不少声母为tɕ-，ts-两组的词都有好几个说法（包括非借词），似乎可以作出音位归并。例如：

“世，代”tɕo³ ~ teo³ “烧”tɕum¹ ~ tɕum¹ “着”tɕo³ ~ teo³ “错”tɕ'o⁵ ~ tɕ'o⁵ ~ tɕ'o⁵
“字”tsl⁵ ~ tsl⁵ “戴”tɕop⁷ ~ tɕop⁷ “跟随”tɕwa:m² ~ tɕwa:m² “是”ɕl⁵ ci⁵
“枪，铳”tɕuŋ⁵ ~ tɕuŋ⁵ ~ suŋ⁵ “次，下”ɕa⁵ ~ ca⁵ ~ tɕa⁵

发音人刀丕训是小学教师，正在学校教“国音字母”，他发音时tɕ-组的声母出现的次数很多，因为有些字他是照着“国音”说的，比如“楚国”的tɕ'u²。奇怪的是老农民白成章发音时也出现tɕ-组字，只是次数较少而已。所以我记音和整理的时候照着他们当时发出的声母记，不作改动；在语言材料(Text)里我也是这样做的，并且用五度制声调符号记声调，使它有较逼真的可读性。至于在《傣雅汉语例解词典》里，除注出这些词的“又读”情况外，为了便于跟其它侗泰语作比较，我用调类数码标出调类。

1980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成立汉语侗傣语研究室；1982年派石林同志再到漠沙地区复查傣雅语，并带回用磁带录制的音档（本书《词典》中不少词语都是听录音补入的），这离开第一次调查时间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因此在这项研究中又多了一个目的，这就是要观察将近四十年间这个语言在面貌上有哪些变化。

首先要说的就是40年前的黑暗统治已经摧毁，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漠沙在文化、教育、卫生、交通、农业、工业各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比如漠沙地区从前只有一个初级小学，只有少数的初小毕业生，现在已经建立了漠沙中学，也有了大学生。解放前经常闹瘟疫，漠沙人口据1942年夏天的统计共有4,009人（1982年的统计是21,618），当时正闹伤寒和恶性痢疾，平均每天死亡一人。而现在已经有了卫生院。当年只有简陋的制糖企业（见3.1.5），现在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制糖工厂等等。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有关政治、哲学、科学、技术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语词增多，说明人们对周围世界了解的范围的扩大和了解程度的深化。但是从磁带听，漠沙地区的“口音”没有变，其所以听起来没有变，是因为音韵格局的基本骨干没有变，基本词汇没有变，基本句法结构没有变。在传统的口头文学继承方面也很出色，读者可以把1943年所记的《阿叶哈毫姑娘》（见3.3.4）和1982年所记的《叶卡娇和玉娘》（见3.3.55）对

比着看，这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但是后者比前者说得更细致生动，更近于唐朝段成式在《西阳杂俎·续集》里所记的了（见3.3.6）。

但是不能说一种语言经过40年完全没有变化，除去上述新词的增加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1.6 傣雅语四十年中的变化

四十年中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属于声母体系（韵母体系基本无变化），一个属于修辞方法。声母体系方面的变化，一个是 t_s 、 t_s' 、 s 声母绝迹，一个是 k -母不再任意换成 x -。这两种情况，我管它叫声母体系的有序化。

从前说作 t_s -组的字，现在或者归入 tc -组，或者归入 ts -组。如：

“靠，支” $t_s l^1 > t c i^1$ “车” $t_s' \partial^1 > t s' \partial^1$ “着” $t_s o^3 > t c o^3$
 “债” $t_s a: \eta^5 > t c a: \eta^5$ “爆竹” $t_s' u \eta^5 t c e^3 > t c' u \eta^5 t c e^3$ “图章” $t_s a: \eta^1 > t c a: \eta^1$
 “税” $s w o i^5 > s w o i^5$ “装” $t_s w a: \eta^1 > t c w a: \eta^1$ “上” $s a: \eta^5 > s a: \eta^5$
 “枪，铳” $t_s' u \eta^5 > t c' u \eta^5$

解放后借入的新词凡声母为 t_s -、 t_s' -、 s -的一般说作 ts -、 ts' -、 s -。如：

“斗争” $t a u^5 t s \partial n^1$ “检查” $t e \partial n^2 t s' a^1$ “胜利” $s \partial n^5 l i^5$ “号召” $x a: u^5 t s a: u^1$
 “生产” $s \partial n^1 t s' a: n^2$ “失败” $s l^4 p a: i^5$ “发展” $f a^1 t s a: n^2$ “宣传” $c \partial n^1 t s' w a: n^4$
 “技术” $t c i^5 s u^4$ “互助” $x u^5 t s u^5$ “工厂” $k u \eta^1 t s' a: \eta^2$
 “社会主义” $s o^5 x w o i^5 t s u^2 j i^5$

新借词多出一个 z -母，如：

“任务” $z \partial n^5 y u^5$ “工人阶级” $k u \eta^1 z \partial n^4 k a: i^1 t c i^4$ “人民公社” $z \partial n^4 m i n^4 k u \eta^1 s o^5$

有的 $-l$ 韵母字变 $-i$ ，声母也变为 tc -组，如：

“开始” $k a: i^1 c i^2$

但是“失败”的“失”是 $s l^4$ 。这些字在老年人口中多说成 tc -组， z -母说作 j -，不说作 z -。

傣雅语从前有一部分 k -母字有的人（如白成章）常常说成 x -母，如：

“蛋” $k' a i^5$ ，“米饭” $k' a u^3$ “哼” $k' a \eta^2$ “桥” $k' o^1$
 “他们” $k' a u^1$ ，“开（门）” $k' a i^1$ “笑” $k' o^1$ “可” $k' o^2$
 “处” $k' w a: m^3$ “藤” $k' \partial^2$ “鱼网” $k' j e^3$ “婿” $k' j \partial u^1$ 等等

这些字都能说成 x -声母，现在一律说成 k -，只有大曼龙村的人有时说成 x -，例如白林老人在讲《叶卡娇》故事时曾经把“米，饭”说成 $x a u^3$ 。

但是从前也不是所有的 k -母字都能换成 x -母。下面这些字很少说成 x -：

“病” $k' a i^3$ “关，囚” $k' a \eta^1$ “尺子” $k' i^4$ “求” $k' j \partial u^4$ “掉头” $k' a: i^5$ “发愁” $k' i^1$
 “懒” $k' a: n^4$ “硬” $k' j e \eta^1$ “摇晃” $k' a u^5$ “欺” $k' i^1$ “近” $k' a \eta^3$ “苦” $k' u m^1$
 等等

x -母字很少说成 k -：下面的字总是说成 x -：

“杀” $x a^3$ “卖” $x a: i^1$ “金” $x a m^2$ “还” $x a n^4$ “诽谤” $x a^2$ “水牛” $x a: i^2$
 “天黑” $x a m^3$ “横” $x a: \eta^1$ “嫁” $x a^5$ “害” $x a: i^5$ “魂” $x a n^1$ “豇豆” $x a: \eta^3$
 “汉族” $x a^5$ “进” $x a u^3$ “炊烟” $x a n^2$ “翻” $x w a: m^3$ “末尾” $x a^5$ “角” $x a u^5$

“话歌” xa:m² “箩筐” xwan¹ “右面” xa¹ “白” xa:u¹ “涉水” xa:m³ “爬，上” xən³
 “锄” xo¹ “毛” xun¹ “蚊子” xun³ “翻身” xiŋ² “脖子” xo² “路” xun¹
 “脚” xa¹ 等等

一部分腭化声母的字和少数 i 元音的字，四十年前可以 x-, k- 两母换着说，今天多说成 xj-。如：

“绿” xjəu¹ “胳膊” xjen¹ “针” xim¹ “生姜” xiŋ¹ “镰” xiəu² “牙” xjəu³
 等等

不过“绿”字今天白林老人仍然说成 k'jəu¹，而“柳树”四十年前只说成 xa:i³，今天却说成 k'a:i³。

声母方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不少人的口中把声 h- 母浊化为 ɦ-。如“头” ho¹ > ɦo¹，“玩” hin³ > ɦin³，“叫” hwəŋ⁴ > ɦwəŋ⁴。不过这只是同一个音位里音素性质的变化，没有因此增加新的音位。

我着重分析了老农民白林在1982年所说的《叶卡娇和玉娘》这篇神话故事在句法上的两个新特点：一个是语句的文采化，这就是在修辞上使用了重叠法，包括单词重叠，重叠四字格，还使用了对偶体；一个是新词和新句式的使用，

单词重叠有两类，一类是“AA”：

1) ʔu⁵ ʔu⁵ la¹ xa:i² kwo¹ nɔw⁵ ma¹ jwo². 住住哩牛也长大了。

2) kət³ kət³ jwo² pin¹ ma² tok⁷ xau³ nam⁴ nwoŋ¹ pa¹ ka⁵ jwo². 砍砍倒下来掉进鱼塘去了。

3) tɕəu⁵ va:ŋ⁵ va:ŋ⁵ la¹ ʔo¹, ... 就看看哩说，...

4) tɕaŋ¹ tɕaŋ¹ k'au¹ xau³ ka:t⁷ sau³ ləŋ³, je³ k'a³ k'jau³ kwo¹ fəŋ¹ jwo². 刚他们进街的那会儿，叶卡娇也到了。（40年前只说 tɕaŋ¹ tɕi³，不说 tɕaŋ¹ tɕaŋ¹。）

一类是“XAA”：

1) pən³ taŋ² la:i¹ tɕin¹ sa:t⁶ sa:t⁶. 大家（都）吃得沙沙地（响）。

2) tɕwa:m² lai³ hit⁷ fəŋ¹ fəŋ¹. 跟随得成为一群一群的。

重叠四字格也有两类，一类是“AABB”：

1) je³ k'a³ k'jau³ mu³ mu³ van² van² kwo¹ hen⁵ xa:i² 叶卡娇天天日日都放牛。

2) je³ k'a³ k'jau³ xau³ ka⁵ pau² pau² pəm¹ pəm¹ ma², lok³ kau¹ la¹ ləŋ¹ ləŋ¹ k'jəu¹ k'jəu¹ ka⁵. 叶卡娇进去饱饱满满起来，我的孩子黄黄绿绿去。

3) lok³ k'a¹ pən² la:i⁴ ka⁵ ka⁵ ma² ma² tɕa:ŋ³ hwan³ va:n³ ma². 小孩儿本来一来二去地会玩寨起来。

4) lok³ tan⁴ tɕwap³ sa:i¹ fa¹ vəi¹ vai⁴ hot³ hot³ tɕən² tɕən², top³ top³ hin³ hin³. 那孩子抓着围腰带抽抽整整，折折玩玩。

5) je³ k'a³ k'jau³ tɕəu⁵ ta:u³ ma² fo⁴ fo⁴ tje³ tje³ sə³ jau⁴ c¹. 叶卡娇就回来把衣脱脱叠叠好了。

一类是“XAXB”：

1) xa:i² tai⁴ tɕəu⁵ sa:i⁵ ho¹ sa:i⁵ xa:u⁵. 这牛就摇头摇角。

2) pa² kuŋ² ʔi⁵ naŋ² hit⁷ jwok⁷ hit⁷ lje¹ jwo². 把玉娘的纺车弄坏弄碎了。

3) nə¹ to¹ kwo¹ na:m² ma², pəm¹ ma² pau² ma². 身体就漂亮起来，肥起来，

胖起来(这一例是AXBX)。

4) mən¹ na¹ xa¹ vo³ xa³ xa:i² tein¹ hwoŋ⁴ hwoŋ⁴ ha:i³ ha:i³. 他呢杀黄牛杀水牛吃哭哭啼啼。

5) hən² nō¹ hən³ tau³. 上家下家(左邻右舍)

6) snai³ hwan³ loŋ¹ hwan³ ka:t⁷. 这时赶墟赶街。

7) lok⁸ ta¹ mwan¹ ta¹ va:t⁷ ka⁵ lai ka⁵ nōŋ¹ hi⁷? 孩子眼盲眼瞎去哩怎么办?

8) ta:u³ ma² teiŋ⁵ nwa:n² li¹ nwa:n² va:n¹ lo² la¹. 回来才睡得好睡得甜呀。

9) tewa:m² ti³ tewa:m² na³. 跟前跟后。

对偶体的修辞方式如下:

1) tewa:ŋ¹ nō⁴ ka⁵, ?au¹ k'au³ ka⁵. 装肉去, 拿饭去。

2) so⁵ mau⁵ jōu⁵ mau⁵, kun² na:m² jōu⁵ na:m². 衣服新又新, 人美又美。

3) jōu⁵ pau⁴ jōu⁵ pi², jōu⁵ xa:u¹ jōu⁵ k'wan¹. 又肥又胖, 又白又红。

4) nōŋ³ so³ vai⁴ mau⁵ teo³ mau⁵, na:m² teo³ na:m². (跟例2相比, 可以看出这里的teo³有jōu⁵的功能) 穿着衣服新着哩, 美着哩。

5) jē³ k'a³ k'jau³ tsa:i⁵ xwan⁵ (换) ha:ŋ³ (像) mje² (修饰) to¹ (身体)。叶卡娇在收拾打扮。

6) snai⁴ la¹ ?au¹ ma² p'jōu⁵, ?au¹ ma² t'ōp⁷. 这时哩拿来合, 拿来穿。

7) ?au¹ nam⁴ ma² cəu⁵, cəu⁵ a¹ teit⁷ mo³ sa:u⁵, cəu⁵ a¹ sa:u² mo³ tum³, kwo¹ vau⁵ xo³. 拿水来洗, 洗了七沙锅, 洗了二十饭锅, 也不合。

这些修辞方式四十年前是极少见的。新词的使用指的是使用了从汉语借来的跟句法结构有关的连词, 系词, 助动词, 副词等。如:

1) k'c² ei⁵ vau⁵ vok⁷ k'au¹. 可是不告诉他们。

2) so² ji² nōŋ¹ va³ ne¹. 所以这么说哩。

3) tean³ tei⁴ ko² xan⁴ ei⁵ vau⁵ pi² nōŋ¹ lok⁸ mje² lun¹. 称结果₁是₂那么比不上大老婆的孩子。

4) ji² voi⁴ va³ lai³ pjet⁷ to¹ kop⁷. 以为₁是₂得八只青蛙。

5) mje² lun¹ ti⁴ lai³ vau⁵ teaw³ mje² na⁵ kan¹. 大老婆抵得₁不是老婆似的。

6) lok⁸ mje² lun¹ jin⁵ ka:i¹ hit⁷ pi³. 大老婆的孩子应该₁做₂姐姐。

7) ji³ t'ei² ma:n² ma² 一起₁怀₂起孕来。

8) p'u⁵ tea:i¹ mi³ swa:ŋ¹ mje¹, to¹ pa:n⁵ hak³ mje² na:u⁴ la:i¹. 男人有两个老婆, 多半₁喜欢₂小老婆些。

还有一些影响到句式的新说法:

1) teaw³ vau⁵ teaw³ mo¹ ka⁵ xon³? 是不是你去爬?

2) snan⁴ ma² va³ la¹, s1⁴ kok⁷ fai² xon² na:n⁴ 从那时来说, 买火柴很难。

总起来说, 傣雅语四十年来的变化, 一个是声母体系的有序化, 一个是语句结构的文采化, 还有就是新词、新句式的增加; 但是傣雅语的音韵格局的基本骨干, 基本词汇, 基本句法结构, 跟四十年前是一样的。

1.7 结 语

《红河上游傣雅语》全书分绪论，傣雅语语音系统，语言记录（包括傣雅地区风土杂谈，傣雅民间故事、传说与歌谣，古代故事傣雅语译），傣雅汉语例解词典几个部分，共约五十万字。其中《古代故事傣雅语译》没有全部收入，本书只选了《颜叔子》和《栢树》两篇为例；不过《语译》里出现的“词”和“句”，本书《词典》中仍然选用。自1943年开始调查，1980年进行复查，中间经历了将近40年，易稿多次，最后得到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本书才得以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就作为我们研究室对汉语、侗泰语进行比较研究的起步。

2、 傣雅语语音系统

2.1 “字”

汉藏系语言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这个单位就是由声母、韵母、声调（珞巴语和藏语安多方言无字调）组合起来的有意义的音节。这种音节，汉语称为“字”，秦朝以前称为“名”；所以傣雅语管“名字”叫 tcw^3 （泰语叫 tc^3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只把“字”（指语言里的字，不指“文字”）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成分；辅音的概念是从声母和辅音韵尾分析出来的，介音和元音的概念是从韵母分析出来的。所以汉藏系语言和印欧系语言在音韵学研究上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汉藏系语言研究在分析音位（包括调位）的基础上还要划分出音节这个单位，而且要加以描写，其中声母、介音、韵尾，还有声调都各自有个体系。而在印欧系语言研究上就不怎么注意音节，也不加以描写，因为音位在音节里的组合是相当自由的，而且音节也没有各自的声调；第二，语素的划分是语法学上的事，在印欧系语言里，音节跟语素不能直接对应，而在汉藏系语言里，音节则有语素意义。

傣语（包括傣雅）跟汉语一样，跟其他的汉藏系语言也一样，都有语素单音节性（mono-syllabism）这个特点，换句话说，都“字”的单位。

2.2 字 调

傣雅语的“字”共有上阴平，下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六个舒声调；长阴入，短阴入，长阳入，短阳入四个入声调。阴平声之所以分上下，是因为受了不同来源的声母的影响：上阴平的字在原始台语里是不送气清塞音声母，下阴平的字在原始台语里或者是送气清塞音声母，或者是擦音、鼻音或次浊音声母（李方桂1977，第29页），这一点跟泰语是一致的。我们把上阴平记作1，把下阴平记作1'。例如：

		傣 雅	泰	龙 州
外祖父	•t->	ta ¹	ta ¹	ta ¹
吃	•k->	tcin ¹	kin ¹	kin ¹
卖	•k'->	xa:i ^{1'}	k'a:i ^{1'}	k'a:i
白	•x->	xa:u ^{1'}	k'a:u ^{1'}	ka:u ¹

这种区别，在广西龙州壮语里没有表现。

傣雅语阴上和阴去相混（本书都记作3），这一点也跟泰语一致。例如：